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

记事本

结对

谭章

大学毕业后考入基层单位,我作为刚刚上岗履职的新人,也参与了下乡结对的工作。

我们单位的结对帮扶村地处湘赣边界。这里山高石坚,土壤贫瘠,地无三尺平。曾几何时,这里的村民多是靠着一辆锄头,等着雨水和露水浇灌,从陡峭的山坡上打出几筐单季稻过日子,一年下来,手上基本上没有存款。

我结对的许家有两兄弟,年已五十多岁,老大名为学新,老弟号作学龙,在村里当了几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学新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吃得亏”,种田、养鸡、采茶、榨油、种桃,各式各样的农家手工艺,在他手里玩得呼呼转,但家里困窘依然不少。第一次下乡,开车近两个小时,来到学新家。正是午饭时分,学新端碗倒茶,用客家话连连招呼我:“冇(没)马给(什么)菜,到捱(我)夸(夸)食饭哇。”

自家菜地里农家肥长出来的蔬菜,厨房里柴火熏出来的腊肉,屋背山野放养的土鸡土鸭,学新一阵炒菜蒸烟,变换着作料花样,很快香气喷喷的农家饭菜出锅了。还没等端上桌,碗前上小学的儿子小雨趴在灶台上,馋得等不及,从碗边抓起一块油光发亮的腊肉,直往嘴里塞,连说“好社(吃)好社”。恭敬不如从命,我也不讲客气了,品尝着山里客家人的热情风味。

边吃边聊,学新和我打开话匣子,扯起了家长里短。他家几代人以务农为生,许家人仿佛是把了钉子样,还没有哪个走出村子赚到钱。早些年,因为一个“穷”字,学新读到初中,一把丢了书包,刨土掘地,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后来,孙子小雨出生。学新苍老起茧的肩膀上,再添一份压力和责任。其实,学新也尝试过外出打工,对他来说实属迫不得已,手上没有几块余钱,乡里乡亲地搭个人情,还要红着脸赔账。但是仅有的初中学历,让学新夫妇在外受尽了白眼,碰尽了钉子。费尽心思找到一份杂活干,加班时间长,收入却很低,一家人忙活一整年,租房坐牢搞伙食,收支冲抵后余额就为家了。

这些年来,学新想着尽量省下一点,为正在长身体的孙子小雨补充营养,一家6口人没有按时缴医保。我连忙向学新解释说,你有老下有小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缴纳医保是为自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国家对医保实行了补贴,这个政策是比较划算的一种福利待遇。

没想到学新一声叹息,说:“小谭同志,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老弟学龙,很多年前到厂子里打工,天天噪音吵得像打雷放炮,把耳朵听力搞坏了,现在和他讲句活要凑近起高腔,他才能听到一点点,所以外面很多厂子都不要他做事了。挣不到钱,附近的女同志都嫌弃他无能,养不了家,所以他今年50岁了,还娶不到老婆。我这个累力古,不先要管小孙子小雨,还要管我这个两手空空的光棍弟弟。日子紧巴巴地过,我也知道,按时交医保对我们确实是有份保障,免了后顾之忧。但每年每人交400块,加上我弟弟,我们一家6口人,交满要2400块。对我来说压力着实不小。”

听到学新这个当家人算出的这笔细账,我顿时觉得端着的那碗饭,变得异常沉重起来,筷子夹着的腊肉也似乎咸涩了许多。匆匆扒完几口饭,我起身询问小雨的学习情况。小雨在墟上附近的的小学读书,已经读四年级了,但是掏出的作业本全是黑乎乎的,到处都是用橡皮反复擦拭留下的污渍。学新说:“小傢伙自出生以来,从没有走出过山坳场,最远就是跟着坐摩托车到墟上赶集打了个转,连县城都没去过。”

听到这里,我想起大三暑假时,曾在省城一家培训机构兼职当助教,遇到过一名叫春菊的学生,她是三姊妹中的老二,她的物理基础比较薄弱,于是主动联系我,想报名参加物理科目的培训课程。

原价2400元的物理课程,培训机构给予我的优惠权限为400元。我如数和春菊妈妈进行了沟通。

“小谭老师,我很感谢您能这么负责地对待我的孩子春菊,我这个做家长的,当然希望孩子能够通过对口培训,再上一个台阶。但是现在家里的情况是,我一个人打工,每个月不到4000块钱,要负担家里3个孩子和两个老人。实话实说,我要是现在拿出这2000块钱报班,明天有可能伙食费都成问题了,老人要是有个三病两痛,开药打针更是要花钱。”

听着春菊妈妈诉说的感慨,我竟无语宽慰。其时,我作为一名准老师,多想用自己的能力帮一把这个上进的学生。无奈自己还只是一名没离开学校的实习生,衣食住行样样都靠着父母,除了抽出休息时间免费为春菊线上辅导,也着实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再看看眼前这个比同龄人矮了半个头的小雨,我下定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微薄力量,为这个家庭做点事儿。

时值黄桃销售期的尾声,可学新门前屋后的桃树上,还挂着胖乎乎圆滚滚的黄桃。这些个大味甜的黄桃,是高山众多农户脱困增收的“金疙瘩”。这几年种植产量喜人,但是果期短,储存难,运输成本大,一旦耽搁,就会出现烂桃和烂价现象。

当务之急是卖桃,让即将熟透的黄桃尽快出山变现,让学新拮据的手头宽松起来。

拍好照片,附加背景资料,推送地址,我通过微信将学新家的黄桃信息发给创业当老板的同学和朋友,又电话联系公益机构,牵线搭桥以代购帮,为学新家销售黄桃。仅一周时间,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帮助学新家卖出黄桃1000多斤,收入8000多元,还获得2000元资助。学新笑着说,现在可以安心买医保了。

结对,从接地气开始,我结识了群众,结出了同心果。

生活家

骑电动车在乡村漫行

贺志伟

这并非城市中通勤或送外卖的骑行,而是穿行于江南丘陵乡野间的一次漫游。

没有红绿灯下的焦灼,没有时限的催迫,也没有汽车尾气的围困。蜿蜒的乡间小道上,一切随心。偶尔遇见其他骑行者——戴草帽的农人、放学嬉笑的学生、车筐里载着蔬菜的主妇、后座载着孙儿的姥姥,个个从容自在。想快时,轻转电门,车身便跃上坡顶;想慢时,就放任自己以最闲适的速度溜达,随时停靠,摘一朵路边的野花。这是一次属于乡野的骑行,我独自漫游在这片再熟悉不过的土地上。

时值夏初,株洲芦淞郊外,山丘环抱,水田纵横。车道左侧山势起伏如浪,杉木与油茶林郁郁葱葱,时而惊起一群麻雀或斑鸠,扑棱棱地掠过清澈的阳光。右侧稻田初绿,秧苗成行,鱼塘如镜,田埂交错,菜畦生翠;时有白鹭仁立,蜻蜓点水,慈厚的水牛卧在塘边,懒洋洋地瞥着这辆悄然驶过的白色电动车。远处,农家小楼散落田间,瓷砖贴面,琉璃瓦顶,新式的铝合金门窗在日照下闪着光。更远处,铁塔耸立、银线纵横,连绵的电网与青黛远山相接,在蓝天中划出道道的痕迹。

这样的骑行,用的仿佛不是电,而是心境。曾被空调和电脑困住的身体与心神,一下子坠入这丘陵绿意之中,如获释放,贪婪地吞噬每一口鲜润的空气。只见水库澄碧,又遇野花丛簇,茶林泛翠,竹影摇曳。风景随车轮渐次展开,像在回应我的到来。也因这莫名的默契,我骑得愈发自在,时而加速冲坡,时而缓行观景。我不只是骑行于水泥村路,更是骑进了六月初秋的清芬里,骑进山花烂漫的光色中,骑向夕阳西下时归鸟的鸣声里。

这感受让我有些恍惚。在电机轻柔的嗡鸣中,在混合着稻香与泥土气息的风里,我蓦然跌入童年与故乡的回忆。雨水刚流,年轮逆转,退回三十年前——我正骑着一辆松鹤牌自行车,在相似的乡间小路上颠簸前行。

放学后,故意从高坡俯冲,风把头发狠狠掀起,破铃铛叮当乱响,惊得路边鸡群四散飞逃;双控时节,骑车去田头给父母送饭,车把手上晃荡着铝饭盒,后座绑着大水壶,在晒得发烫的土路上歪歪扭扭地骑;周末清晨,跟大哥骑六里地到下游赶集,泥路被太阳晒得泛软,车轮碾过扑哧作响,一到就直奔冰棍摊;家里只有一辆车,我和姐姐轮流学,她扶车把,我在后

面推,不知摔了多少回,膝盖的疤从未好全;黄昏时骑车到酒埠江水库钓鱼,车架在草丛里,人坐在石上,直到暮色四合才慌慌骑回,身后萤火闪烁……

无数关于“骑”的往事在脑海中重叠。那时,这叫骑行吗?其实根本没这概念。那只是一辆跨上车就出发的自然,是生活最本真的需要,心里只想那个具体的目的地,和要见的那个人、要送的那件东西、要帮的那份忙。是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动作被命名成“骑行”,成了一种仿佛刚刚兴起的“生活方式”?好像人们原本并不会骑、也不懂得骑。

而当它成了休闲,便不再需要骑行的缘由,也不在意骑行的结果,只凭健康或环保之名就自成一派,衍生出无数规矩与讲究:电池容量、车架材质、头盔认证、时速与功耗、电池保养、导航支架、四季骑行服、安全路线规划、运动相机搭配……若陷入所谓“专业骑行”之圈,便不再只是体能与技术的较量,更成了装备与数据的无尽竞赛。

朋友圈里,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一位老同事,原本常聊工作家常,这几个月却“骑”得不见人影,难得一见,满口皆是爬坡技巧与车辆改装。他刚完成株洲湘江风光带骑行,正计划环游长株潭都市圈,而他的车友中,有人已打算环洞庭湖——骑电动车丈量山河,追逐风景,多么惬意,多么现代。

但在此刻,在这片熟悉的丘陵乡野之间,我忽然有些感慨,也有些醒悟:骑,最初的模样,或许本就该是乡野样子。它理应有一种更本真的定义——不过就是人借车而行的一种自然,如同呼吸和说话。跨上车就走,转动把手就去。起初,骑行需要什么理由?不过是路有些长,步行太累,想去一个地方,买点东西、看看朋友、办件小事。远的、累的,走不过去,便借两轮代步——于是,就骑起来了。谁又在乎电不足、车费不贵、戴不戴护具、绕不绕近道?只不过,是骑行。

就这么心念飘荡之间,一股清澈纯粹的喜悦自心底涌起。疲惫与燥热仿佛消散,骑行变得自在而畅快。恍惚间,我仿佛骑回了我的少年时,骑回了久不曾归去的乡村,骑回了“骑”的本身。

现代诗

黄桃罐头(外三首)

钟茗

超市货架上摆放着黄桃罐头
它有黄金一样的颜色

我知道,它曾是果农细心呵护的珍珠
只因体内长出裂缝
无法像其他好果那样
穿上精致的衣裳,坐上快捷的专车
去到外地,甚至远跨重洋
它被以低廉的价格卖给罐头工厂
经过抽筋剔骨般的工序
被塑出了更符合标准的模样

我透过厚厚的玻璃
看浸泡在甜水中的黄桃,仿佛看见
被包裹在母亲羊水中的胎儿
顺滑,无取,又带着亮澄澄的希望

而我同样知道,等到胎儿出生
母亲身上也会多一条裂纹

异城的晚风

下午六点多十分,整路路灯渐次明亮起来
从城北到城南。把天空的黑色罩衣
烫开一个口子
晚风便灌了进来,不疾不徐
为黄昏收集道旁的羽毛
每一根都指向手机地图界定的方向

八百公里之外。你的城市
是否也有缕温和的晚风
与下班路上的你撞个满怀,然后
乌云催催着你的整个月亮和星星便做回了自己

我此刻奢望,异城的晚风
借以最原始的导航
能穿过黑夜的沟壑
相遇在某个山巅的黎明
它们随山涉水过后,交汇的那一瞬间
是否也有如愿的笑容
和恰到好处的情话

支点

楼道的灯光忽明,忽暗
戏耍着一个疲惫的躯体
阿木轻轻地打开房门,像是
怕惊扰屋子里安睡的游魂
他脱下光亮的外套,先着脚
倾倒在崩皮的沙发
柔软的海绵压缩着最后的清醒,也许
那一丝游魂也想过就此,酣睡沉沦
可是——
他缓缓地起身系上围裙
在狭小的厨房里,煮了一碗汤面
面条是麦子的味道
麦子在最远的故乡

阿木为自己斟了一杯酒
白晃晃的酒面有一个
模糊的、单调的影子
浮起,又沉下
后来,这影子醉在了梦里。在梦里
他是一朵云
可以随意变换形状
他是一只鹿
拥有整片森林
他是一个小孩
大闹了一次海……

床边的闹钟准时响起
房间里的一切在此刻苏醒
阿木又穿上那件光亮的外套
轻轻地关上房门
重复的生活
依旧重复

坐在窗边写诗

我坐在窗边写诗
一片叶子飘进窗,落在我的纸上
枯黄的叶片上,有斑斑点点的白
那是虫的幼卵。原来
寂然的死亡也能托举,生的希望
也许你许想着这扁舟,去看着远方
却困入
我这扇小小的窗
生命和梦想这场交易
从来都是价高者得
可我还有什么呢?
一堆发霉的诗稿,和一支
永不停歇的笔

旧事

我在这里撒过野

钝刀

1

上学第一天就迟到了。
1980年的夏天,庄稼已经收割,水田插上了青翠的秧苗。微风拂过,阳光在秧苗上跳跃。

我和邻家小伙伴,背着洗得看不出颜色的书包,在一年级教室门口,被老师拦住了。

虽然住的是让人艳羡的学区房——距离村小只有一百步,但我们组孩童长期居高不下上学迟到率常为邻组讥笑:村里(组名)家家户户用的是“石锅”。

“石锅”一词使用了夸张、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意为“石头做成的锅子”,所以做早饭嘛,肯定要花很长的时间……于是,就迟到了。

这里还是有点误会,我们吃早餐的时间并非完全由制作锅子的材料决定,主要有两大不确定因素:母亲何时做完农活从地里回家,牛是否被厩前人民和押。

不过讲真,我组宗亲对待吃饭这个事,确实有种超然淡泊的态度,几乎是不看时间,想何时开饭就何时开饭。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至今未有大的改观。

2

虽然没有开个好头,但实际对我本人学业并无很大影响。

即使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干扰,譬如每次在做作业时,如果祖父不在家,那位身材精瘦、眼睛发亮的朋友总拍着窗户喊“别做作业啦,玩去!”我的成绩一直居于头部。甚至老师可能出现了某种错觉,以为凤塔小学将会走出一位很有出息的学童。

老师在学校大厅黑板上写了一道巨难的数学题,后备注“此题请钝刀、张志敬解答”。三年级之前,我的成绩一直保持巅峰时刻,直至出现了应用题这种反人性、反社会的存在。我很快被“鸡兔关在一个笼子里”“一个人先走,后一人再走”“一根水管进水,一根水管放水”这样的诡异事件搞蒙了。

3

虽然张志敬同学也没有答出这道数学题,但他有个巨大的铁环,仍然可以保证在学校的地位和声望。

距离学校有两三里地,他每天从花木楼开始,滚着铁环,越过凤塔塔里的坑坑洼洼,越过学校高高低低的门槛,来到教室。有时,他故意来得稍迟点,待所有同学坐稳后,他像一位Super Star压轴出场。在墙上打一个钉子,挂上他的镇校之宝,满意地坐下。

带到学校的不仅是铁环,还有弹弓、火纸枪,甚至有高跷、火笔等。后学校易址,搬迁至凤塔塔里。孩童在上学路上展现了浪漫不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下雨天,村里的孩子踩着高跷,一路高歌浩荡;寒冻日,用铁丝织造火笼,内置木炭,一众顽童一边飞奔,一边见得火笔呼呼作响,火星四溅。

4

风铃之下,良田千亩,旱涝无虞。好儿郎食五谷杂粮,个个生得精瘦黧黑,精力旺盛,人小鬼大。

这里是我们的学校,更是所有孩童撒野的地方。

野生动物,嗯,这里的孩子都是野生动物。田间地头,山上水中,天高地阔,到处都是游乐场。夏天的午间很长,蝉声鸣于河柳,分外热烈。男生都到了河里游泳、摸鱼,下午回到学校,新鲜的柳条串起黄骨鱼,又肥又嫩,睁着无辜的眼睛。有时忘乎所以,上课迟到,老师就会命我们站在六月的白太阳下,卷起裤管;指甲在小腿一刮,留下一截白印:“游泳了,罚站!”

5

课间的主要团建活动是打架。一般是打着玩,在教室门前打,在黄泥操场上打;两个人打,一群人打……有时也会擦枪走火。一位男生拿起石头,砸得对方血流满面。伤者捂着头离开了。第二天,他缠着纱布,平静地上学。这样的事件太多,家长可没时间管,更不会找老师、学校的麻烦:今天你打了他,明天他打了你,男孩子嘛,打架出点血很正常。

有个晚上居然约了张家的孩子在凤塔塔里的马路上,来一场友谊赛。村里一位小伙伴为壮声威,翻出了他爷爷当兵时留下的一柄锈迹斑斑的军刀。想象一下,一群十来岁乳臭未干的孩童在月色下约架是多么滑稽的情形——结果被经过的大人驱散了,甚至还没来得及相互叫骂。

持续而热烈的打斗发生在凤山谭氏内部,参与人员之广泛,时间跨度之大,足以列入族谱大事记。或许持续五六年,甚至放学,库前同学走上木桥,村里孩子便倾巢而出。战事开始就进入白热化,互掷暗器,一时飞石如蝗。我只参加过一次,刚进入阵地,便被流弹击中,额头肿个大包,赶快逃窜。刚从初中回家的松建哥、旭仁哥不顾舟车劳顿,把书包一切,迅速投入战斗。其实,后来才知道,一水之隔的库前与我们同根同源。但那时却对他们怀着无缘无故的敌意:在一个集体中,你很可能主动丧失常识和判断,可以对不了解、不认识的充满莫名的敌意。

6

在这里,孩子们小磕小碰不断,练就了糙皮厚肉,百毒不侵。这里没有安全责任,没人巡河塘,没有围墙,从不静校,却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我所知,从未发生过严重安全问题。

这就是我理想中学校的样子:小学校,小班级,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孩子们在这儿自由呼吸,率性撒野。就像凤岭之上的白云,一会儿飘向东边,一会儿飘向西边;就像淡薄的野花,想开红花也好,想开黄花也罢。

小小说

一杯奶茶

刘幸福

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宋阳的头盔上,发出密集的敲打声。他缩了缩脖子,把外卖箱往雨衣里又掖了掖。这是他成为外卖骑手的第三十七天,也是连续第七个雨天。

“再送完这一单就能休息了。”宋阳看了看手机上的订单提示,距离送达还有十二分钟。他咬了咬牙,加快蹬车的速度。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三年前,他还是某211大学工商管理系的优秀毕业生,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然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连续投递的78份简历,换来的只有5次面试和0份offer。房租、助学贷款、生活费像三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宋阳站在高档小区门口,雨水顺着他的裤腿流进鞋里。保安斜眼打量着他湿透的制服和沾满泥点的运动鞋,不情愿地按下了开门键。

送完最后一单后,宋阳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扶着墙慢慢蹲下,眼前发黑。这才想起来,为了多跑几单,他已经十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你还好吗?”一个清亮的女声从头顶传来。

宋阳勉强抬头,视线模糊中看到一个撑着透明雨伞的女孩,她手里拿着一杯珍珠奶茶,粉色的指甲在雨天的光线中显得格外明亮。

“低……低血糖……”宋阳艰难地挤出几个字。

女孩二话不说,蹲下身,将奶茶递到他嘴边:“快喝点甜的。”

温热的奶茶顺着喉咙流下,宋阳感觉眼前的黑雾渐渐散去。他这才看清女孩的样子——约莫二十出头,穿着精致的米色风衣,眉眼如画。

“谢谢你……”宋阳尴尬地抹了抹嘴,“我把钱给你。”

女孩摇摇头,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百元钞票塞进她手里:“去买点吃的吧,这么大的雨还送外卖,太辛苦了。”

宋阳愣住了。一百元,相当于他今天三分之一的收入。他想推辞,女孩已经站起身来。

“我叫林雨薇,就住这个小区。”以后路过可以来找我,我经常点奶茶的。”她笑着